

木呷的多重身份

□黄立康



黄立康 纳西族,1984年出生,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系云南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鲁迅文学院“培根工程”首批入选作家,现供职于丽江市文联。他的作品散见于《民族文学》《青年文学》《作家文摘》《草原》《散文》(海外版)《边疆文学》《滇池》,散文集《巴别塔的诗》入选“2021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有作品荣获第三届三毛散文奖。

党员木呷

“今年是我国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在云南省丽江市,驻村第一书记吉克木呷常年奔波在大山深处。在驻村期满后,他仍主动要求继续留下,他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这段话摘自中央电视台13频道2020年5月6日午间的《新闻30分》栏目,新闻的标题是《吉克木呷:站好精准脱贫的最后一班岗》。

吉克木呷是我的同事,我们只叫他“木呷”,他一直在丽江市宁蒍彝族自治县翠玉乡春东村驻村扶贫。春东村深藏在金沙江畔的大山深处,是宁蒍县最偏远、交通最不便的一个深度贫困村,全村522户人家中有164户贫困户,贫困发生率高达38%。在这样的村扶贫,压力很大。木呷不停地在大山间穿梭,走在雨后泥泞的山间乡道,或者顶着风云烈日眺望“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扶贫路。我无法体会到木呷行走在山野的疲惫,他的汗水浸湿了衣服,后背黏稠而痒痛;也无法体会到扶贫路上的饥寒和煎熬,他站在斜坡上,手支在大腿上,那一刻他是否想起远方的故乡和亲人?我无法想象同事木呷在驻村扶贫生活里的真实细节,但我知道,这期间一定有许多的心酸、疲惫、孤独和困顿。

当我的同事木呷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里,我为他欣喜,这是对奋斗人生的肯定,更是值得人们敬佩的默默奋斗精神。我在心里猜测着:木呷的内心到底藏着怎样的“核能”?有着一颗怎样的初心呢?

木呷一直在努力着,在他内心深处有着深沉的渴望,他希望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在他入党宣誓、高举右拳、声如洪钟时,他已经立下了这个目标,他跋山涉水走的脱贫攻坚之路,就是通往“优秀共产党员”之路。

翠玉、牦牛厂、东坡甸、胜利村……数不清他是第几次走在这条路上了。在羊肠管一棵开满白花的树前,我们停了下来。木呷说:“一个月前,摄制组和我在这里拍摄新闻,4月间,却大雪漫天。”

木呷静静地看着那一树白花,时光飞逝又似曾相识。从一地白雪到满树春花,木呷走过的不止是冬春,不止是苍茫大地、十万群山。那棵树是他初心的见证者,也是他心路的参照物,他一路走着,走过山河的冬夏、草木的春秋,走过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的生活点滴,走过大地的巨变和自己的蜕变。现在,我走在熟悉的路上,遇见了“党员木呷”,也将遇见奋斗人生中的每一个他。

诗人木呷

我最初认识的木呷是位诗人,小凉山山的诗人。

王小妮说:“所有的诗人都是预先认识的。”在内心深处,我与木呷是有一些诗人间相惜和相敬之情的。诗人是我们隐秘的身份,潜伏在光阴与天地之间,为山川湖泊抒情,为星辰大海守秘。在没有和他有深入了解的交流前,我开始从他的诗歌的字里行间寻找高山流水的蛛丝马迹。我很喜欢木呷的诗,他的诗,像他这个人,诗意朴素,语言自然简洁,意义晓畅内敛,开阔的视野下常常把目光和真情倾注在柔软的细节上,而在他的诗歌的结尾,又常常藏着小小的悸动,能让你随着蚌心里的沙粒,一起疼痛,又一起惊喜。木呷心有万物,所以,万物充满了他的灵魂,在诗中浮现,平凡普通却闪着光芒。

初见木呷,他腼腆、内敛,说话的声音很轻,面带微笑。他的诗是他心灵的密码,一个个落到白纸上的黑字,像黑夜里回家时不自觉唱起的明亮、悠扬的乡谣。木呷的心事藏得很深。

今天在派出所看到一位彝族老妈妈正在办二代身份证采集指纹时机器却怎么也读不出她的指纹看着她长满老茧的手粗糙如树皮我的心里一酸想起了远在老家的母亲我猜啊能读出她们指纹的也只有家里那一亩三分地了

许多影子在木呷诗歌里晃动,只言片语间,白纸上黑色的抒情,慰藉他客居的乡情。公鸡、羊、洋芋、苦荞、吸烟的房子,彝人的火塘,毕摩、族谱,一个纸上的故乡被临摹而出,山川万物在拟人和隐喻间,渐渐升腾到他精神的高原。在他精神的高原,有故乡,有云(南)贵(州),更有中国。今年初在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木呷带着队员挨家挨户地进行排查。当一天紧张的工作结束后,他依然走在“战役”的路上,那时的他是“诗人木呷”。心怀着诗人的悲悯和责任,他写下了《戴着白色口罩的月亮守住了村庄》:

一到晚上月亮总是戴着白色的口罩出现在我们头上夜色在山峦间不断传染轻轻地思念一遍就无法隔隔了月光有毒天上的星星太多太远即使两三颗落下来也被我们排查成万家灯火

同事木呷

我经常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木呷走村串户留下的照片,照片略去了长路和冷汗、高山和烈日,只留下和建档立卡困难群众沟通的场景,寥寥数字语作备注,如同警句,铿锵有力。“催建房,拆旧房,硬化路”“厕所革命宣传”“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我所看到的,不过是扶贫生活的万分之一,也无法透过图片和文字触摸到扶贫工作的艰难困苦和任重道远。与

木呷的近距离相处,多数是在我们去春东村走访贫困户的时候。木呷中等身材,在我印象中,他的衣着固定、保守——黑色帽子、深色夹克、西裤、黑皮鞋,鸭舌帽下,是木呷端正清秀的五官。想来扶贫路上风尘仆仆,深色衣裤耐脏耐揉而又不失稳重踏实。

在不多的闲聊中,我得知木呷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人,2002年中专毕业后,就到宁蒍县工作。18年来,他一直在宁蒍的土地上工作,播洒着光和热。宁蒍的山川,属于小凉山,而木呷的家乡,在大凉山。我问木呷是否时常回去,他说:“以前一年回去一两次,现在扶贫工作忙,已经很久没有回故乡了。”我继续问:“你家那边也在扶贫吧?”他激动地说:“是啊,扶贫后家乡变化很大。”对于他来说,大小凉山,都是他“连成一片的故乡”。

走访贫困户的工作结束了,同事们就要回到丽江城。这时候,木呷和驻村的同事来送行,同事开玩笑地说:“木呷,你的同事要走了,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待会儿不要哭啊。”我感觉木呷的背影颤了一下,缩了一下,某种情绪像刺遇险后后柔软的肚腹收藏在内部深处。这是我的捕风捉影,我无法透过背影看到他内心的激荡,而木呷——我的同事,只是轻笑了两声,云淡风轻,不露心事。

彝人木呷

听彝族人唱歌,我脑海中升起了彝人的故乡。那是很美的地方,在山顶,白天开满了紫玛花,夜晚“开满了”火把,羊群在云朵间捉迷藏。荞麦翠绿,零星开着细碎的小白花。木楞房建在向阳的山坡上,屋里火塘的火燃得正欢,茶罐里的水“唱着低音”,应和着阿妈的歌谣……

2017年11月,我第一次下乡到宁蒍县翠玉乡。晚上,我们围坐在火塘边喝酒,我发现,来敬酒的人都不叫木呷的名字,他们端起酒碗,迈步过来,冲着木呷喊“吉克”。

“吉克”,是木呷家族的名字。家族的姓氏如同徽章,是我们的堡垒、坐骑和后盾,是不能被辱没的。在敬酒的呼喊声中,我能听出语气中的敬意。他们亲切地称呼彝人木呷:“吉克,来,喝酒。”

决定我们的不是记忆、血脉、家族,而是行为。木呷身上带着他的大凉山、家族和故乡,将自己深沉的爱浇灌在异乡。他甚至比一个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还了解这片天地,他去过许多当地人没有去过的村子;那些早已易地搬迁的“空壳村”,木呷到过;贫困户建房、人居环境提升、产业验收,这些关系到当地老百姓生活的细节,木呷努力做着;下雨了,进村的路上,建房子的材料拉不了,木呷忧心着。行为决定了你的人格,我们是各自家族的“骨头”,那么,彝人木呷就是吉克家族的“一块硬骨头”。

某天,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则新闻:“2019年云南吉克家族奖学金颁奖暨募捐仪式举行”。点进去看文章,发现是云南吉克家族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发放奖学金。文章下有许多支持家族教育的留言,读来充满正能量。后来我跟木呷聊到此事,表示钦佩,他才说:“吉克家族奖学金是我和家族的一个企业家共同发起的,是由家族共同捐款资助家族中优秀学子的一项民间助学活动,一年举行一次。”

书记木呷

电话声响起来了。宁蒍县春东村村委会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吉克木呷将视线从电脑上移开,扒开办公桌上堆积的表格找手机。旁边同事接通了电话。哦,原来是相同的铃声!木呷的手机没有来电。写了一早上的材料,木呷头晕眼花。“休息一下!”木呷点开通话记录,上下划着。今天手机出奇安静。中午开会布置工作的时候,木呷感觉手机在兜里震动,拿出电话一看却没有来电,木呷心里空

空的。他打起精神,下午还得入户督促危房改造呢。这些就是日常,一个驻村第一书记的日常,也是一个扶贫工作人员的日常。一切都围绕着扶贫工作展开,贫困户建房、人居环境提升、危房改造……

向信用社的同志借了车,木呷和队员们又开始奔波。一路上,手机一反早上的安静,响个不停,其中有一个未知号码来电。接通了,是一位春东村村民打来的。村民激动地说:“干儿子,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没想到你连晚上做梦都是有关扶贫的事,辛苦啦!”木呷眼睛湿润,挂了电话后又有些诚惶诚恐,扶贫是他的本职工作,是他该做好的事情,这样宣传,反倒让他生出踏实的感觉。

挂了电话,木呷的心思又回到“路”上来。这两年,翠玉乡春东村已经基本上实现了“道路硬化”,很快就会有通的水泥路了,到时候,运送建房的水泥等材料就会更方便,优质的花椒、核桃往外运送就会方便多了。

“扶贫路何时才能成为致富路呢?”木呷总在思索着这个问题。他时不时拿出电话看看,这些天总是有错觉,觉得有电话会打进来。

回到住处,木呷躺在床上,他拿起电话,点进通话记录,上下划动。当一个熟悉的号码跳进眼帘时,木呷突然想起,已经有好几天没给妻子和儿子打电话了。木呷想起在丽江的家,想起远在四川的故乡,一时间千头万绪,患得患失。木呷拨通了妻子的电话,停了两三秒,又马上挂掉。

木呷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呼出。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年”,十分关键。宁蒍县委领导多次来到翠玉乡指导工作,对现阶段春东村的扶贫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希望顺利实现春东村脱贫出列的目标。木呷也对此充满信心。但是,今年已是他的春东村扶贫、做第一书记的第四年了。这些年,家庭的重担一直压在妻子身上。木呷也希望能够陪在亲人身边,可是,作为春东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扶贫的重担扛在肩上,假如换了书记、队长,势必会影响春东村脱贫的进度和质量,这个时候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木呷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跟妻子说……

窗外,雨又开始下起来了。

亲人木呷

在春东村很少有人叫他“木呷”,年龄大一点的他叫“干儿子”,更多人喜欢叫他“木呷兄弟”。无论是叫“干儿子”还是“兄弟”,其实都意味着老百姓把木呷当成亲人。春东村杨建花说:“木呷对我们太好了,他已经变成我们的亲人了。”

亲人间总有些牵挂,牵挂就会“织出”许多故事。关于木呷和他的亲人们的故事,我听过很多,比如“熊采独玛的白房子”,比如“李衣生母的奖状”。

“白房子”,这是熊采独玛对自己的新房子的称呼,当我听到这个词时,内心由衷地赞叹人们的创造力:语言在生活里才是最鲜活的。我到过熊采独玛在胜利村的家,房子是传统的木楞房,房顶灰黑,木楞粗犷,屋内昏暗,还漏着风,房檐下杂乱、参差地晾晒着衣物。院子内,老母鸡带着一群刚孵出不久的小鸡四处啄食,猪圈关在正房的下层,让人闻到一股猪粪和草料混杂的气味。木楞房里装着漏风滴雨的冷色生活。木呷入户调查后,识别出符合条件的17户贫困户,熊采独玛家就是其中的一户。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后,熊采独玛家享受到一系列精准扶贫的政策,搬离了胜利村,做起了小生意,盖起了新房。我到过她在翠玉的新家,是在常见的钢筋水泥房,相较于木楞房里的生活,现在,熊采独玛像是“住在一个梦里”。她说:“感谢木呷他们,要不是他们,住不上这样的‘白房子’”。

木呷在李衣生母家的墙上看到一排奖状。之所以会注意到这个细节,我想大概是因为木呷想起自己正在读书的儿子吧!或许曾经有一天,儿子通过电话视频,向木呷展示自己刚得到的奖状,带

着骄傲和羞涩,急切而激动地和父亲分享自己的喜悦。但木呷没想到的是,成绩优异的李衣生母居然辍学了,并且是在高考前两个月。那是2019年4月,正在开展“户户清”工作,木呷来到李衣生母家入户调查,奇怪地发现,李衣生母成绩很好,却辍学外出务工去了。

木呷或许没有意识到,当时他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自然是希望自己负责的贫困户全部脱贫。李衣生母选择辍学,为家庭减轻负担,并且早日去务工,能给家庭带来一些经济收入,能顺利脱贫,也能让弟弟继续求学。但木呷并没有这样考虑,他马上打电话给李衣生母的父亲,让她父亲告诉李衣生母,说扶贫工作让她必须回来参加高考。

是因为那张奖状?因为想到儿子?还是因为木呷想到了从前的自己?曾经有那么一刻,或许木呷也面临辍学的处境,所以,他知道需要有人站出来帮助李衣生母,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帮扶,但对李衣生母来说,却意义重大。知识能改变命运,读书,在木呷看来是改变人生的一条路。

父亲木呷

读小学的水果在造句。老师安排家庭作业——写生字“吗”“怎么”,然后造句。水果左手抱头,右手握着铅笔,并用牙齿咬着铅笔,绞尽脑汁。书桌上的闹钟发出“嘀嗒”的声音,水果想看看时间,突然,他看到了他们一家人的合影,一下子就知道了自己要写什么了。水果用歪斜、稚嫩的笔迹快速地写下他对世界的“大疑惑和小心事”。他写下:“爸爸怎么天天去山上?”“爸爸你现在走吗?”

这是让人心颤的句子,也是让人心疼的句子。爸爸去“山上”了。水果可能无法理解“精准扶贫”这个词里包含的艰辛、漫长和重大,也无法理解父辈们为之奋斗的初心、使命和责任。他无法感受国土上正磅礴展开的许多“激情事件和伟大工程”,对于他,能感受到的,只是一种小小的“稚嫩的委屈”。“父亲太珍贵了,珍贵得像是节日。”

对于水果,从他出生那一刻起,“父亲”就因为他而天然地存在着。而对于吉克木呷,他并非生来就是某人的父亲。木呷也在“造句”,他造的句,也是关于“父亲”如何成为一名“好父亲”。当木呷读到儿子的造句时,心中肯定是五味杂陈,犹如刀割的。疼痛让人成长,木呷也在努力成长为一名“好父亲”。他要如何给自己和儿子造一个关于父亲的句子呢?

这个句子里,要有父亲和儿子,要有你、爱和思念,要有陪伴和离别,我有两个人的心相印,也要有体谅、包容和期待。更重要的是,“父亲”这一道题的答案里,木呷要身体力行地填写下男儿的责任、坚定的目标和崇高的理想,像一张地图,能让儿子明白平凡世界的道路上奋斗人生的意义。

如果要以“精准扶贫”这个词来造句,你会写下什么?我们都知道,“扶贫”造的句子会很长,因为这个时代的人们正在大地上“造梦”,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梦”。无数的人在努力着,为“中国梦”添砖加瓦、浇筑心血。这是一个时代的造句,这是无数人的造句。虽然有分别和苦痛,但总有一天,当水果明白自己的父亲为之奋斗的扶贫事业意义重大而深远,我想,他会在自己关于“父亲”的造句的结尾处,写下一排入“纸”三分的感叹号。

凡人木呷

2020年5月6日,中央电视台13频道《新闻直播间》栏目中,介绍吉克木呷扶贫事迹新闻的最后,木呷的妻子出现在画面里,她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身边也有很多这种扶贫工作队的朋友,他们跟他(木呷)一样,也是很长时间回不了家。并不是说他(木呷)有多特殊,在这个群体里面,他就是普通的一位。”

